

# 透过夜色：18 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夜生活、 光明与权力\*

〔以〕阿夫奈·维施尼泽 著\*\*

靳雪梅 译 王三义 校\*\*\*

**内容提要** 本文分析了 18 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夜间娱乐的不同传统，并证明了夜间娱乐对于社会、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性。本文的主要论点是：宫廷里以灯光证明苏丹权力在夜间的存在，并且保证了他和精英人士的联系，这对于专制制度下的世袭政府至关重要。不过，这种情况还是说明朝廷对夜晚的控制有限。黑夜使得邻居成为监视盲区，社区巡逻失去效用，很大程度上使得夜间发生的事都隐藏在当权者的眼皮底下。因而，夜晚也为非法的社会活动，甚至是颠覆性的政治行动提供了机会。

**关键词** 奥斯曼 伊斯坦布尔 苏丹 夜生活 政治

纵观 600 年的奥斯曼史，其中一半发生在夜间。然而，夜间有它自己的生活内容，正如下文的逸史证实的那样。1790 年 9 月 8 日夜里，一群欧洲海员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乘船兜风。在这样一个夏季的夜晚，航船的行驶

---

\* 本文 Into the Dark: Power, Light, and Nocturnal life in 18th Century Istanbul 原发表于《中东研究国际期刊》(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ern Studies*) 第 46 卷，2014 年第 3 期。关键词为译者所加。

\*\* 〔以〕阿夫奈·维施尼泽 (Avner Wishnitzer) 是以色列本·古里安大学的博士后。

\*\*\* 靳雪梅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2016 级世界史硕士研究生。王三义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。

再寻常不过了<sup>①</sup>，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海员们太吵闹并且太靠近皇帝的寝宫，当时苏丹塞利姆三世（Selim III）正准备睡觉。第二天，愤怒的皇帝给他的大维齐（职衔最高的官员）下达了一道命令：

从昨晚直到今天早晨，欧洲海员驾船在宫殿附近来来回回好几次，同时还唱着歌。你命令政府秘书警告大使和欧洲人，这样的行为以后不要再发生。否则，我会杀死这样做的任何人，绝不饶恕，你让秘书颁布这个严厉的警告。<sup>②</sup>

尽管这个程式化的“严厉警告”表明君主之怒会导致人头落地，使受到警告者印象深刻，但是，这个“严厉警告”只能在事件结束之后发布，苏丹的睡眠已被打搅了，无法挽回。这更加证实了苏丹权力的局限性，这也表明，夜间在黑暗中究竟发生了多少大事，苏丹根本无法知道或无法控制，他的权威和影响有限。

奥斯曼社会每个白天发生着政治、经济和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事务，而每个夜晚各种事务都沉寂了，仿佛潮起潮落，社会生活在夜晚和白天是不一样的。我考察了18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夜生活，把观察结果综合起来看，试图解释夜生活对于社会、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。依我看，宫廷里以灯光证明苏丹权力在夜间的存在，且不妨碍他和精英人士保持联系，这对于专制制度下的世袭政府至关重要。不过，这种情况还是说明宫廷对夜晚的控制有限。在灯光照亮的花园范围以外，一切在黑暗的笼罩下，交通不便规范，管制不像白天那样有效。不能把黑夜仅仅看作自然因素——只是连接白天与白天的通道，事实上，在近代中东，黑夜是构成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基本要素。

① Going for nighttime cruises on the Bosphorus (*mehtab seyri* or *gümüş servi*) was a developed tradition among the elites, see Ahmed Cevdet, *Ma ruzat*, Vol. 2, ed. Yusuf Halacoğlu, İstanbul: Çağrı Yayınları, 1980, p. 9. For 18th-century poems that refer to *mehtab seyri*, see Özge Öztekin, *Divanlardan Yansıyan Görüntüler: XVIII. Yüzyıl Divan Şiirinde Toplumsal Hayatın İzleri*, Ankara: Ürün Yayınları, 2006, pp. 376–380.

② Başbakanlık Osmanlı Arşivleri (hereafter BOA), HAT 193/9461, 29 Z.1204 (9.9.1790).

## 一 重新审视“黑暗”

中东的城市在 19 世纪后半叶出现路灯, 照明的话题是伴随“启蒙”话语而来的(“启蒙”一词, 英文为 enlightenment, 土耳其语 aydınlatma, 阿拉伯语 tanwīr, 波斯语 rüşangārī), 启蒙的话语强调的是传播光明, “灯光”和“黑暗”都是隐喻, 现实中黑夜之后是黎明, “照亮黑暗长夜”表达的是对“秩序和进步”<sup>①</sup> 的追求。黑暗, 就是启蒙事业中面对的极权主义, 这已经被学者们讨论数十年了, 只是在近些年, 灯光本身才引起更多挑剔的关注。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是: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户外照明在经济上的花销, 灯光散发出的大量碳对人和自然的消极影响等。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正在研究“灯光污染”对公众健康、城市居民、区域生态和大气层能见度的影响。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正在引导公众对户外灯饰的严格控制。<sup>②</sup> 多少代人的心目中, 黑暗是与危险和罪恶相联系的, 因此黑暗常常是被征服和克服的对象, 如今, 这个对象要被保护下来, 让它作为白昼的对立面存在。也就是说, 人类的未来可能就不仅仅有光明, 也有黑暗。<sup>③</sup>

对于过度使用灯光的批评途径, 激发了人们对黑夜史的兴趣, 第一篇讨论这个话题的文章发表于 20 世纪 80 年代。<sup>④</sup> 这个研究增强了我们对现代灯光诞生史的理解。文章主要集中于欧洲和北美各地的油灯照明和电灯照明。在那以前, 这些地区对事实、认知能力、夜晚和黑暗的体验极少, 对

① Namk Kemal, “Progress,” in *The Modern Middle East: A Sourcebook for History*, ed.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6, pp. 407–410; Nurçin İleri, “Delight or Disenchantment: History of Gas Illumin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Istanbul,” in *A Tribute to Donald Quataert: History from Below*, ed., Istanbul: Bilgi University Press, forthcoming, pp. 1–28; Jens Hanssen, *Fin de Siècle Beirut: The Making of an Ottoman Provincial Capital*, 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2005, pp. 193–212.

② Ron Chepesiuk, “Missing the Dark: Health Effects of Light Pollution,” *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* 117 (2009): A20–27. For the impact of over-lighting on ecosystems, see F. Hölker, C. Wolter, E. K. Perkin, and K. Tockner, “Light Pollution as a Biodiversity Threat,” *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* 12, 2010, pp. 681–682.

③ This perspective was deliberated in “The Bright Side of the Night” workshop, organiz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“Loss of the Night” project in Erkner, Berlin, pp. 21–22, June 2013.

④ Jane Brox, *Brilliant: The Evolution of Artificial Light*, Boston: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, 2010; Chris Otter, *The Victorian Eye: a Political History of Light and Vision in Britain, 1800–1910*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8, esp. pp. 135–252.

于广阔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。<sup>①</sup> 在中东研究领域，几乎没有对夜晚相关议题的研究，已经发表的少量文章仅仅涉及 19 世纪晚期。<sup>②</sup> 其结果，中东研究中关于人类夜间活动的研究也停留在黑暗中。对中东黑夜史的研究欠缺，也妨碍了当前“夜晚的未来”话题中对夜间社会生活的本地区遗产的深入思考。

本文的研究向更好地理解中东黑夜史前进了一步，本文重点研究伊斯坦布尔，起点是 18 世纪早期，也就是奥斯曼宫廷从埃迪尔内（Edirne）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的历史，止于 19 世纪中期，此时急剧变革的政治、社会、文化重塑了奥斯曼社会的夜生活。要研究近代社会的夜间生活，资料方面是个挑战。关于夜间生活留下的记录很少，关于夜间生活的制度规范也稀少，尤其与 19 世纪晚期丰富的关于白天生活的内容相比，我们对夜间生活的了解似乎相当有限。幸运的是，在档案中很难找到的东西，却丰富保存在诗歌中。当然，诗歌不同于历史记载，也不同于夜间交际场所的实录。诗歌更像一个储蓄池，储存着帝国精英们的想象，储存着帝国的社会习俗。在反映社会现象和描绘社会行为方面，诗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<sup>③</sup> 要反映夜间生活，诗歌的作用尤其明显，因为黑夜取代白昼，对社会行为的正统规范就失去作用。诗歌可以当作史料使用，可以当作同时代诗人的传记，不管是本地诗人和外国观察家所写的，还是留存在档案文本中的。

## 二 18 世纪伊斯坦布尔历史学议题： 奢侈浪费与社会管制

与 18 世纪伊斯坦布尔夜间社会生活有关的研究，主要围绕两个相近的

- 
- ① Roger A. Ekirch, *at Day's Close: Night in Times Past*, New York: Norton, 2005; Alain Caban-tous, *Histoire De La Nuit: XVe-XVIIIe Siècle*, Paris: Fayard, 2009; and Craig Koslofsky, *Evening's Empire: a History of the Night in Early Modern Europe*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11.
- ② Ileri, “Delight or Disenchantment”; and Hanssen, *Fin de Siècle Beirut*, pp. 193 – 212; Sertaç R. Kayserilioglu, Mehmet Mazak, and Kadir Kon, *Osmanlı'dan Günümüze Havagazının Tarihi*, 3 Vols, Istanbul: IĞDAŞ, 1999.
- ③ Walter Andrews and Mehmet Kalpaklı, *The Age of Beloveds: Love and the Beloved in Early-Modern Ottoman and European Culture and Society*, Durham, N. C.: Duke University Press, 2005, pp. 37 – 38, 85 – 90; Ahmed Evin, *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urkish Novel*, Minneapolis, Minn.: Bibliotheca Islamica, 1983, p. 26.

议题：一是精英阶层的奢侈和炫耀式消费，二是城市秩序及社会和谐。

奥斯曼帝国历史是按照“衰退”理论写成的，按这样的历史分期，16 世纪是“黄金时代”（golden age），19 世纪是“西化时期”（westernization），而 18 世纪被认为是处于中间黑暗时期的后半段。当然，中间黑暗时期也有一个被称为“郁金香时代”（tulip age）的阶段，这个时代与大维齐、内夫谢希尔省的达马德·伊卜拉欣帕夏（Damad Ibrahim Pasha, 1718—1830）的作用分不开。“郁金香时代”的称呼，标志着与旧时代的决裂和“西化”进程的开始。“西化”是诗人叶海亚·凯末尔（Yahya Kemal）第一次提出的，后来这个概念被历史学家艾哈迈德·莱菲克（Ahmed Refik）<sup>①</sup>推广开来。据莱菲克记载，达马德·伊卜拉欣担任大维齐期间推行与欧洲国家和平的新政策，普遍接受欧洲人的情趣，传播欧洲人的思想，纵容精英阶层的文化喜好和奢侈生活，遍地栽种郁金香就是一个例证。<sup>②</sup>

最近 20 年，“郁金香时代”的概念受到质疑，其独特性受到轻视。最近的研究倾向于强调长时段的过程，即从伊卜拉欣掌权之前到他下台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。在这些研究中，学者们提出其中的社会和空间边界的混乱，也指出在新的城市休闲文化中，精英和普通人都是沉迷者。<sup>③</sup>当然，学者们认可 18 世纪早期精英阶层的休闲文化确实有奢侈浪费的特点。在这类研究中，有的资料涉及达马德·伊卜拉欣帕夏担任维齐尔期间上流社会举办的晚间聚会。不过，参加玩乐的人观察到的聚会方式，以及这种聚会的社会、政治功能，至今没有得到系统分析。<sup>④</sup>

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精英娱乐活动是奢侈浪费，对大众娱乐活动，大多

① Can Erimtan, *Ottomans Looking West?: The Origins of the Tulip Age and Its Development in Modern Turkey*, New York: Tauris Academic Studies, 2008.

② Ahmet Refik, *Lale Devri*, Istanbul: Hilmi Kitaphanesi, 1932.

③ Tülay Artan, “Architecture as Theatre of Life: Profi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osphorus” (PhD diss., MIT, 1989); Shirine Hamadeh, *The City's Pleasures: Istanbu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*, Seattle, Wash.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2007; Selim Karahasanoğlu, “A Tulip Age Legend: Consumer Behavio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Ottoman Empire (1718 – 1740),” PhD diss., Binghamton University, 2009; B. Deniz Çalıř, “Ideal and Real Spaces of Ottoman Imagination: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Ottoman Rituals of Poetry, 1453 – 1730,” PhD diss.,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, 2004.

④ Refik, *Lale Devri*, pp. 35 – 36; Artan, “Architecture as Theatre,” pp. 42 – 47; Fariba Zarinebaf, *Crime and Punishment in Istanbul, 1700 – 1800*, Berkeley, Calif.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11, pp. 16 – 18; Sakaoğlu and Akbayar, *Binbir Gün*, pp. 120 – 131.

倾向于讨论它们对公共秩序和社会等级产生的冲击。<sup>①</sup> 确实，大众社会活动的场所，如咖啡馆、酒店、妓院、浴室，通常是关注的重点。以往的研究，最终的关注点是社会和谐与公共秩序，很少注意夜晚发生在这些场所的具体事件，以及这些夜间社会活动和精英娱乐方式有无关联。<sup>②</sup>

随后的分析要说明的是，宫廷不仅利用白天，也利用夜晚维护自己的权力，显示自己与居住在城市中的普通人群的差别。整个白天，堂皇的建筑、巨大的财富、清一色的器具彰显精英们的权力；夜晚，则用灯光显示权威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夜晚被变成展示权力的舞台时，它也成为挑战权力的舞台。在宫廷不能控制的地方，平民也忙于各种各样的夜间社交活动，与精英阶层的活动旗鼓相当。因有的社区边界模糊，街道灯光不足，集中巡逻缺失，政府在夜晚对城市的控制依然松弛，宫殿易受攻击。

我开头以有限资料着眼于“黑夜”，为了揭示奥斯曼帝国保持城市秩序的机制，现在考察（在帝国城市中）个人如何巧妙利用黑夜进行非法活动。然后，我要比较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夜间生活方式，他们对灯光的利用，以及他们不同的夜间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等级的关系。

### 三 遮蔽双眼：邻里监视和夜间秩序

进入 19 世纪，奥斯曼帝国的生活依然是黎明起身、晚上休憩的节奏。日落是宗教礼拜一日循环的结点，是时钟转一圈的终点（从前一天日落到第二天日落），也是日历表上一天的完成。<sup>③</sup> 这些标记和保持时间的惯用方式，反映在生活常规中，也反映社会生活的日复一日。整个帝国内，凡是

① Zarinebaf, *Crime and Punishment*, pp. 11–34; and Betül Başaran, “Remaking the Gate of Felicity: Policing, Social Control and Migration in Istanbul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, 1789–1793,” PhD diss., University of Chicago, 2006, pp. 12–73.

② Ralph Hattox, *Coffee and Coffeehouses: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*, Seattle, Wash.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85; Cengiz Kırılı, “Coffeehouses: Public Opinion in the Nineteenth-Century Ottoman Empire,” in *Public Islam and the Common Good*, ed. Armando Salvatore, Leiden: Brill, 2004, pp. 75–97.

③ On the Ottoman Hour System, see Avner Wishnitzer, “‘OurTime’: On the Durability of the Alaturka Hour System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,”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* 16, 2010, pp. 47–69.



筑有围墙的城市都在夜晚关闭城门，一夜保持关闭和防守状态直至天亮。大巴扎、营地、居民区、庭院、宗教学校、旅店也在同一时间关门。<sup>①</sup> 城市就被无数的障碍物隔开，晚祷后街上一片空旷。<sup>②</sup> 正如沃尔夫冈·施沃布什 (Wolfgang Schivelbusch) 在关于近代欧洲城市的著作中所写的：“一座城里的居民白天为夜晚的到来做准备，正如一艘船上的船员为面对风暴做准备。”<sup>③</sup>

这些事实是有根据的，近代奥斯曼城市秩序的运转就是这个样子。奥斯曼城镇的基本单元是街区 (土耳其语 mahalle)。在行政层面上，街区共同负责维持秩序，维护公德。这种集体责任鼓励居民随时监视他们邻居的个人行为。依靠干预或群体施压，街区内集体监督居民的行为。<sup>④</sup> 以街区为管理单元，形成重要的与城市秩序网络的非正式的联系。

街区的空间结构以及把居民联系起来的合法机制，共同形成一个紧密的社会单元，有效地保障了街区内各成员的安全，防范各种危害。<sup>⑤</sup> 用这种方式，大城市被划分成类似村庄的小单元，每个单元内人人相互了解。正如托莱达诺 (Ehud Toledano) 观察开罗得出的结论：人们“明显乐于生活在熟人的圈子里”。<sup>⑥</sup>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，街区处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中间，是具有凝聚力和防卫性的单元，有利于明确个人和集体身份。<sup>⑦</sup>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现代社会中经常当作城市生活中彰显个性的方式之一

① Elias Habesci, *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*, London: R. Baldwin, 1784, pp. 373 – 374; Abraham Marcus, *the Middle East on the Eve of Modernity: Aleppo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*,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89; Hanssen, *Fin de Siecle*, 197 – 199; Bruce McGowan, “The Age of Ayans, 1699 – 1812,” in *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*, Vol. 2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7, p. 647.

② James Caulfeild, *The Travels of Lord Charlemont in Greece & Turkey, 1749*, ed. W. B. Stanford and E. J. Finopoulos, London: Trigraph for the A. G. Leventis Foundation, 1984, p. 210; and Ignatius Mouradgea D’Ohsson, *Tableau général de l’empire Othoman*, Vol. 4, Paris: Didot Pere et Fils, 1824, p. 241.

③ Schivelbusch, *Disenchanted Night*, p. 81.

④ Marcus, *The Middle East*, p. 325; Elyse Semerdjian, “Off the Straight Path”: *Illicit Sex, Law, and Community in Ottoman Aleppo*, Syracuse, N. Y.: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, 2008, pp. 73 – 88.

⑤ Marcus, *The Middle East*, p. 282. See also Zarinebaf, *Crime and Punishment*, p. 130; and Ehud R Toledano, *State and Society in Mid-Nineteenth-Century Egypt*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0, p. 202.

⑥ Toledano, *State and Society*, pp. 201 – 202.

⑦ Cem Behar, *A Neighborhood in Ottoman Istanbul: Fruit Vendors and Civil Servants in the Kasap Ilyas Mahalle*, Albany, N. Y.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2003, p. 324.

隐瞒姓名，是不利的。<sup>①</sup> 18 世纪关于奥斯曼法庭记录的学术资料是丰富的，其中的控告辩论涉及不准私人在家里宴请“不相干的”人或“身份不明的”人。<sup>②</sup> 这类控告的意义仍受争议，但这一程式足以表明，当时不被社区成员接纳的隐瞒姓名者是存在的，而且被视为对个人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。街区整体维持秩序和安全的能力取决于每个成员能否被看见、辨认和确认身份。可以说，国家以这种方式监视臣民。夜间的黑暗中看不清人面孔，这妨碍了街区防护机制的运行效率。夜晚，交通不得不减少到可控范围内，这也说明，把城市空间分割成近乎孤立的单元，大多数人不得不躲回家中求安全。

当时的一些资料记载，这种街区管理方式十分有效，犯罪活动较少。<sup>③</sup> 然而，法瑞巴·扎里尼巴夫（Fariba Zarinebaf）最近对 18 世纪伊斯坦布尔城市犯罪的研究表明，犯罪行为尤其夜间犯罪是严重问题，当局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。<sup>④</sup> 改善照明条件还不是那些措施中的一种。<sup>⑤</sup> 在近代奥斯曼社会，照明设施并不为驱散黑暗。夜晚黑暗降临，权力被限制在堡垒里，或者说是权力和灯光的孤岛上。像市镇、大巴扎和街区的大门一样，帝国城堡的城门也在日落时关闭，直到日出才打开。<sup>⑥</sup> 这类城堡如伊斯坦布尔临水的城堡，利用火焰照明可以使哨兵在夜间看清远方。<sup>⑦</sup> 帝国的防卫设施如火药库也受到特别的保护。<sup>⑧</sup>

除了权力覆盖的结点之外，政府在夜间直接控制街道的能力是有限的。巡逻不是集中指挥的，而是被分配到不同街区，在宫廷官员监督下的巡逻也只负责城市的部分地区。除此之外，街区居民会集体雇佣守卫来监视居

① Toledano, *State and Society*, pp. 202 – 203.

② Başaran, “Remaking,” pp. 62 – 71, 234 – 224; Ginio, “Anshey Shulayim ba ir ha-Otmanit,” pp. 81 – 85; Rafeq, “Public Morality,” p. 182; Semerdjian, “*Off the Straight Path*,” pp. 96 – 97; Zarinebaf, *Crime and Punishment*, pp. 93, 131. On the use of the term *ajnaḥ*, see Semerdjian, “*Off the Straight Path*,” pp. 96 – 99, 205, n. 7.

③ See, for example, D’Ohsson, *Tableau général*, 4: 242; and Caulfeild, *The Travels*, p. 209.

④ See Zarinebaf, *Crime and Punishment*, pp. 125 – 174.

⑤ In European cities, street lighting was installed starting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. Koslofsky, *Evening’s Empire*, pp. 128 – 156.

⑥ See, for example, BOA, C. AS 1152/51221, 25 Ra 1194 (31. 3. 1780).

⑦ BOA, C. AS 1023/44841, 1201 (1787).

⑧ BOA, C. AS 1075/47341 1201 (1787).



民区。<sup>①</sup> 天黑后任何人想要在外闲逛都要按法律规定携带一只灯笼。用灯笼在黑暗中照明,更重要的是让提灯笼的人暴露在亮光下。灯笼表明这个人情愿使自己暴露在巡逻士兵的监视下,因而他是善良的街区成员,没有隐藏什么。<sup>②</sup>

有必要强调,夜晚的社会活动并没有被严厉禁止,或者说受到责难。正如下文提到的,夜间社会活动似乎是被接受的。问题是由于黑暗,无法区分哪些是合法聚会,哪些是聚众饮酒,“恶人”和“值得尊敬的人”用官方的奥斯曼术语难以分辨。灯光的使用,有利于这种分辨;到 19 世纪,没有带灯笼在街上行走的人都会被捕。<sup>③</sup>

有效的公共道德标准,以及对邻近社区持续的监控,为不同的人塑造了不同方式的夜间生活:有一些人不敢冒险违规,或不敢远离附近的咖啡馆。也有些人试图利用黑暗来躲开社区监督网,尽管他们白天过着受人尊敬的生活。当然还有一些人,社会地位微不足道,缺少基本的社会公德,会沉溺于公开饮酒和其他被人蔑视的行为。也有些人拥有权力,可以无视街区的社会准则。对所有这些群体来说,黑夜给他们带来白天不能得到的好处。

#### 四 夜间天堂

在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中,瓦尔特·安德鲁斯(Walter Andrews)认为,奥斯曼的“情感生态”可以被视作两极之间的轴线:一端是“统一”,一端是“分裂”。光明通常与前者相联系,确定为幸福,而黑暗与绝望、悲伤和

① İsmail H. Uzunçarşılı, *Osmanlı Devleti Teşkilâtından Kapukulu Ocakları*, 1. Cilt (Ankara: Türk Tarih Kurumu, 1943), p. 323. Başaran, “Remaking,” pp. 128 – 142. On policing forces, night patrols, and neighborhood night guards, see also Zarinebaf, *Crime and Punishment*, pp. 91 – 92, 133 – 139.

② See Osman Nuri’s description of “anonymous” individuals walking without a lantern (*fenersiz gezen hüvviyyeti mechl*) in Osman Ergin, *Mecelle-i Umur-ı Belediyye*, Vol. 1, Istanbul: Istanbul Büyükş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İşleri Daire Bas kanlığı, 1995, p. 914, n. 70.

③ See, for example, *Takvim-i Vekayi*, 307, 17. Za. 1262 (7. 11. 1846); BOA, A. MKT. UM 574/82, 28. Z. 1278 (26. 6. 1862); BOA, I. MSM 5/77, 1 Za 1261 (1. 11. 1845). See also Zarinebaf, *Crime and Punishment*, pp. 136 – 137.

分裂相联。<sup>①</sup> 确实，在奥斯曼文学中，黑夜常常给不被认可的绝望爱情提供背景。在许多诗歌和轶事中，对饱受折磨的爱人有这样的描述：在黑暗而寂静的街道上行走，而他的爱人就居住在附近，或者试着在他/她门外的石阶上打盹。爱人饱受失眠的折磨，和周围入睡的人形成对比，表明他饱受相思之苦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奥斯曼的诗人经常提及麦杰努恩（Mecnun），一个经典阿拉伯故事中的主人公，他对莱伊拉（Leyla）的爱使他发疯，并最终自杀。因为莱伊拉的家族反对他们俩的关系，麦杰努恩夜晚与莱伊拉私会并为她吟诵爱情诗。<sup>②</sup> 奥斯曼诗人的概念中，“夜晚属于情人们”，尤其大多数是苦难诗篇。例如，谢赫·加里普（Şeyh Galip）写道：“夜的黑暗，多情一瞥，黑色热情的悲伤 / 今夜，我不时想起黑暗日子里的麦杰努恩。”<sup>③</sup>

富有诗意的黑夜如风雅之士的微笑，掩盖了夜晚乏味的一面。正如前面已提到的，一旦远离精英们的明亮的花园，白天禁止的行为就会在黑夜发生。哈立德·埃-罗阿耶海伯（Khaled el-Rouayheb）写道：近代中东一定的社会环境中，鸡奸的发生是可能的，因为他们允许男人和男孩混居，这“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”。<sup>④</sup> 不管怎么说，夜晚确实为这种行为提供了藏身之处。因此，夜晚是发生非正当关系的时间，尤其在遍布全城的妓院、公共浴室、私人住宅中，卖淫行为发生着。<sup>⑤</sup> 真正意义上，夜晚不是分离和绝望的间歇，而是结交和恋爱的时光，越出社会习俗的自我放纵。这些事实反映到当代的诗文中，这也说明，以隐喻来表达，夜晚并不一定意味着悲伤。例如，恩德荣鲁·哈桑·亚威（Enderunlu Hasan Yaver）的诗句：“自从你长出胡须，你没有一刻袒露你的胸膛 / 看这儿，现在是夜晚，此刻

① Walter Andrews, “Ottoman Love: Preface to a Theory of Emotional Ecology,” in *A History of Emotions, 1200 – 1800*, ed. Jonas Liliequist, London: Pickering and Chatto, 2012, p. 27.

② Michael W. Dols, *Majnūn: the Madman in Medieval Islamic Society*, 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1992, pp. 313 – 339; Walter G. Andrews and Mehmet Kalpaklı, “Layla Grows Up: Nizami’s Layla and Majnun ‘in The Turkish Manner’,” in *The Poetry of Nizami Ganjavi: Knowledge, Love, and Rhetoric*, ed. Kamran Talattof and Jerome W. Clinton, New York: Palgrave, 2000, pp. 27 – 51.

③ Şeyh Gâlib, *Şeyh Gâlib Dîvânı*, ed. Muhsin Kalkışım, Ankara: Akçağ, 1994, p. 284.

④ Khaled El-Rouayheb, *Before Homosexuality in the Arab-Islamic World, 1500 – 1800*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5, p. 34.

⑤ BOA, HAT 195/9720, 29 Z 1204 (9.9.1790). See also Nina Ergin, “The Albanian Tellâk Connection: Labor Migration to the Hamams of Eighteenth-Century Istanbul,” *Turcica* 43, 2011, pp. 231 – 256; El-Rouayheb, *Before Homosexuality*, pp. 42 – 43; also see Zarinebaf, *Crime and Punishment*, pp. 86 – 111.

你还不设定你的时间吗?”<sup>①</sup> 诗人借这首诗抱怨他年轻的爱人对他漠不关心, 以在日落时设置时钟的做法表达他的期望: 晚上出现转机, 他从口袋里拿出时钟, 使爱人解开他的外套, 最终袒露自己。相同的表述在萨比特 (Sabit) 的诗中也有体现, 他同样把夜晚视为爱情的时刻: “每一个夜晚, 在约会的时刻, 恋人从睡梦中醒来 / 她无心睡眠, 温和地责备他, 时间啊。”<sup>②</sup>

奥斯曼诗歌中普遍的是, 在联句中除了抒情的一层含义外, 还有苏菲派的一层含义。<sup>③</sup> 奥斯曼的情绪生态受到新柏拉图神秘主义很深的影响, 平凡之爱经常被视为神灵之爱的反映, 或是通往神灵之爱的通道。在这种神秘背景下, 夜晚的黑暗也就显得格外重要。从伊斯兰早期开始, 苏菲派的传统就经常将昼与夜、入睡与醒来的关系颠倒。醒来, 仅仅忙于世俗追求而忽视人的精神责任, 事实上只是在睡觉。这些观念在苏菲派的实践中得到证明。在伊斯兰教诞生的第一个世纪, 虔诚苏菲派以剥夺自己睡眠的方式来锤炼灵魂, 以期达到与真主的统一。<sup>④</sup> 有些集体表演的苏菲派仪式也发生在夜晚。<sup>⑤</sup> 到 18 世纪, 这些做法以及他们对所处的世界的观念, 在苏菲派中广泛流传, 其中的一种渠道就是保存于无数描写夜晚的诗歌中。这儿有一个例子, 是埃尔祖鲁姆的伊卜拉欣·哈基 (Ibrahim Hakki) 的诗句:

有爱的人黎明时分睁开了睡眠 / 心中的人黎明时分灵魂盛满了秘

- 
- ① Enderunlu Hasan Yâver, *Divan: İnceleme—Metin—Çeviri—Dizin*, ed. Kaplan Üstüner, Urfa, Turkey: T. C. Kültür ve Turizm Bakanlığı, 2010, p. 151.
- ② *Bosnalı Alaeddin Sâbit, Divân*, ed. Turgut Karacan, Sivas, Turkey: Cumhuriyet üniversitesi, 1991, p. 366. For another example, see Refî-i Kalayî, *Divan-ı Refî-i Kalayî*, İstanbul: Fatih Matbaası: 1867, pp. 122 - 123.
- ③ Walter G. Andrews, *Poetry's Voice, Society's Song: Ottoman Lyric Poetry*, Seattle, Wash.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85.
- ④ Annemarie Schimmel, *Mystical Dimensions of Islam, 35th Anniversary Ed*, Chapel Hill,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, 2011, pp. 107, 114 - 115; William C. Chittick, *the Sufi Path of Love: the Spiritual Teachings of Rumi*, Albany, N. Y.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83, pp. 151, 157.
- ⑤ Ö Tuprul İnançer, “Rituals and Main Principles of Sufism during the Ottoman Empire,” in *Sufism and Sufis in the Ottoman Empire*, ed. Ahmed Y. Ocak, Ankara: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, 2005, pp. 134, 154.

密 / 夜色中的心中之城，没有喧哗，不见熙攘。<sup>①</sup>

所以说，黑暗为人类活动和精神冥思提供了现实和隐喻的背景，而这些在白天是很难发生的。黑夜催生了夜间诗歌的样式，这些诗歌通过赋予不同含义，本身是在表达黑夜的重要性。<sup>②</sup>反过来，这些含义也是对奥斯曼夜晚欢宴——聚会（*meclis*）基本形式的概念化。

## 五 照明：黑暗、光明和精英聚会

*Meclis*（聚会、议会）这个词源于阿拉伯词根 *jalasa*，意思是“坐”，因此，人之间的任何会议在原则上都可以说成 *Meclis*。但在奥斯曼社会中 *Meclis* 一词通常明确指同伴之间活跃的聚会，这样的聚会大多在私家花园、住所、庭院和酒馆里举行。一场聚会中通常有茶点，有交谈、游戏，有时候还会有音乐、歌唱、诗朗诵和饮酒。奥斯曼社会不同群体都举办过类似的聚会，功能是加强群体间的团结。<sup>③</sup>当然，在精英圈子中，聚会讲排场，形式很复杂。

正如奥斯曼经典诗歌描绘的，一场理想的聚会，可能是春夜在围墙隔开的花园里举办，有一群亲近的朋友参加。聚会时有美食和美酒，有诗歌背诵，有音乐演奏。<sup>④</sup>精英的聚会经常以神秘术语使之概念化，饮酒狂欢者假扮诗人和苦行者的角色，他们因喜爱而兴奋，情不自禁。德尼兹·查勒斯（Deniz Çalis）将这些记载下来：

聚会的参加者遵循日常生活的中东正教仪式。不过，在花园聚会

- 
- ① Erzurumlu İbrâhim Hakkı, *Tıpkı Basım Ve Yeni Harflerle Erzurumlu İbrahim Hakkı Divanı*, ed. Mustafa Güneş, İstanbul: Sahhaflar Kitap Sarayı, 2008, pp. 154 - 155.
- ② Ederunlu Osman Vâsîf, *Enderunlu Osman Vâsîf Bey Ve Divânı: Divân-ı Gülşen-i Efkâr-ı Vâsîf-ı Enderûni*, ed. Raşan Gürel, İstanbul: Kitabevi, 1999, pp. 282 - 283; Esrar Dede, *Esrar Dede: Hayatı, Eserleri, Şiir Dünyası*, ed. Osman Horata, Ankara: T. C. Kültür Bakanlığı, 1998, pp. 296 - 297, 532 - 533.
- ③ Çalış, “Ideal,” 16 - 18; Hamadeh, *The City's Pleasures*, 159 - 161; Cemal Kafadar, “Self and Others: the Diary of a Dervishin Seventeenth Century İstanbul and First-Person Narratives in Ottoman Literature,” *Studia Islamica* 69, 1989, pp. 141 - 143.
- ④ Andrews, *Poetry's Voice*, esp. 146 - 157.

中他们打破了苦行原则，忙于肉体享乐和饮酒。这就是一种“翻转仪式”的形式，在这仪式中他们假装是神秘主义者在寻求神。<sup>①</sup>

“反转仪式” (ritual of inversion)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反映日夜关系的倒置。这种倒置很可能与参与者的排他性有关。经典的精英聚会受到空间 (花园) 和时间 (夜晚) 的双重限制，但它在更大程度上就是排他的：精英聚会不同于外界的聚会，与普通民众的聚会有很大差别。在他们自己眼中，参与者就是“局内人” (隐秘的说法)，他们的精神境界高于“局外人”，即那些无知的民众和武断的道德家——道德家们往往拒绝承认美和快乐，也不能真正理解美和快乐的内在属性。在奥斯曼诗歌中，这些局外人总是隐藏在聚会场所外，妨碍聚会的进行，但这一行为反倒增强了聚会者之间的联系。

由于保持着这样的功能，上流社会的聚会是公开的，经常在一个圈子里举办，参加者是内定的。葡萄酒杯摆成一圈环绕参加聚会的宾客。这种做法有一个专用的词 *devr* (环绕) ——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描述球体和行星的运行。<sup>②</sup> 确实，如同聚会场所其他的东西一样，酒杯摆成的圈具有象征意义。这种方式不仅表明参会宾客间建立联系，也与天体运行规律联系起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如今城市一片通明让我们看不清夜晚的天空，在过去，夜晚所有人可以看见星星，星星通常是灵感的来源。确实，在奥斯曼诗歌中描写明亮发光体的诗句很多，特别是光的聚集象征的意义。循环的图像——行星围绕地球运行 (根据地球中心说) 或是飞蛾围绕烛光飞舞的规律——是围一个中心构建的，权力和美的源头也是一个中心，这个中心通常与“亮光”有关。

上流社会的聚会并不使夜晚与白昼之间多层次的区别模糊，恰恰相反，它从公开的常规时间的倒置中获得多重意义，这一倒置为参与者提供了排他的集体身份。精神上受到启迪，社会地位被抬高，他们便不再屈从于其他社会成员遵循的宗教和社会语境了。18 世纪 20 年代的灯会，就是源于这样的基础。

① Çalıř, “Ideal,” 17.

② The word *devr*, and circles in general, were loaded with layers of meaning taken from Sufi thought and practice. See Çalıř, “Ideal,” pp. 100 - 101, 113, 117, 132 - 133, 268 - 274.

## 六 “光芒万丈”

在 18 世纪之前，夏季月圆时在户外聚会就受到宫廷的喜爱，这也证明，灯会也不是全新的事物。<sup>①</sup>当然，18 世纪的作家们通常把灯会的传统与当权的大维齐达马德·伊卜拉欣帕夏联系起来。据宫廷编年史家拉希德（Raşid）记载，第一次灯会是在 1720 年 4 月 26 日举办的，地点在贝希克塔斯（Besiktas）的大维齐的新官邸，被命名为“彻拉昂宫”（土耳其文 Çırağan 含义为“灯笼”或“蜡烛”）。苏丹带着女眷和随从参加灯会，并在这里逗留了一周时间。拉希德描述，苏丹白天听音乐，晚上则参加灯会。<sup>②</sup>摩尔达吉·德·奥森（Mourdayea D' Ohsson）的奥斯曼帝国百科全书中记述，苏丹玩得很高兴，举办者便在来年春天再次举办，由此形成传统。<sup>③</sup>

除了苏丹，1718—1730 年期间主政的高级官员们也醉心于这样的聚会。这些高官也包括有名的大维齐达马德·伊卜拉欣帕夏和他的副手穆罕默德（Mehmed）、海军部长兼司令卡伊马克·穆斯塔法帕夏（Kaymak Mustafa Paşa）。<sup>④</sup>灯会大多在博斯普鲁斯两岸的新宅邸的花园里举办，而且，一般在入夜时分举办，这个时间苏丹早已困倦，据记载，苏丹通常在夜晚的 3 点到 5 点之间离开，按照奥斯曼计时方式，这是日落后的三到五小时。<sup>⑤</sup>

这些聚会的主要特征是无数灯光照彻四周。成千的蜡烛和灯笼布置在郁金香花圃，装着五颜六色的水的花瓶和多面镜子被安置在各处，创造了一个光影交错的迷人世界。有时，烟火表演也在此进行。装夜莺的笼子被

① Refik, *Lale Devri*, pp. 35 – 36; Öztekin, *Divanlardan*, p. 351. Nurhan Atasoy has located a contemporary manuscript that argues that the çırağan festivals originated in ancient China. Nurhan Atasoy, *Hasbahçe: Osmanlı Kültüründe Bahçe ve Çiçek*, Istanbul: Aygaz, 2002, p. 169.

② Mehmed Raşid Efendi, *Tarih-i Raşid*, Vol. 5, Istanbul: Matabaa-ı Amire, 1865, pp. 205 – 206; D'Ohsson, *Tableau général*, 249; Joseph De Hammer, *Histoire de l' Empire Ottoman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'à nos jours, recherche*, Paris: Bellizard, Barthes, Dufour et Lowell, 1839, pp. 64 – 65.

③ D'Ohsson, *Tableau général*, 4: 249.

④ On this “troika” and their close relations, see Karahasanoglu, “A Tulip Age Legend,” esp. 40 – 44.

⑤ Asım Efendi Küçükcelebizade, *Tarih-i Raşid*, Vol. 6, *Tarih-i İsmail Asım Efendi eş-şehir bi-Küçük celebizade*, pp. 366 – 377, 470 – 471; Raşid Efendi, *Tarih-i Raşid*, 3: 319. In mean-time terms, according to sunset hours in April for the latitude of Istanbul, these hours would translate to between 23: 00 and 01: 00 o'clock.



放置在灯笼和郁金香丛中，为这里的环境增添了音乐背景。<sup>①</sup> 真实花园和诗歌意境中的花园，在这一场景中变得难以分辨。<sup>②</sup>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所写的诗歌，通过描摹那些在晚会中吃喝玩乐的人，使我们深入了解灯会的含义。最富有诗意的主题，使得听众对夜晚的天空、花园的环境、花园里丰富多彩的活动有敏锐的感知。就这样，灯会诗的传统形成了。不妨从尼迪姆 (Nedim) 的诗中感受一下：

手鼓伴随着长笛、扬琴、提琴、竖琴 / 歌声如莺，袅袅绕亭 / 全世界充满了欢心愉悦，色彩缤纷 / 花园传佳音：灯笼，灯笼！<sup>③</sup>

同样符合长期惯例的是，花园内外的世界的差距更明显。花园内明亮、生动、充满欢声笑语，而它周围却是黑暗和寂静。伊泽特·阿里帕夏 (Izzet Ali Pasha) 描绘了大维齐举办的一次灯会的场景：

谁在郁金香园内观灯 / 目睹黑暗化为春明 / ……  
谁被草叶丛上的闪烁炫目吸引 / 以为明媚的阳光已回落到了  
洪坤 / ……  
好啊，愉悦福祉随着夜色弥散 / 心中有神，黑暗自然被驱出心灵，  
换来一片光明。<sup>④</sup>

与惯例一致的是，诗歌赋予灯会以神秘的意义，并描绘那些参加者是受到了圣光启蒙，这使得他们的心灵得以净化，罪恶污点得以消除，易于看透现实。但是，光明与黑暗、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并不限于神秘的层面，

① For descriptions of *çırağan* parties, see Efendi, *Tarih-i Raşid*, 5: 205 - 206, 292 - 295, and Küçükçelebizade, *Tarih-i Raşid*, 6: 363 - 367, 456 - 458, 460 - 461; Vincent Mignot, *Histoire de l'Empire Ottoman,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'à la paix de Belgrade en 1740*, Vol. 4, Paris: Le Clerc, 1773, pp. 317 - 319.

② For an extensive discussion of Ottoman "garden rituals," see Çalış, "Ideal," esp. 112 - 167.

③ Ahmet Nedim, *Nedim Divanı* (Istanbul: İkdam Matbaası, 1338 - 1340 [1920 - 1922]), pp. 196 - 197.

④ Izzet Ali Paşa, *Lâle Devri şairi İzzet Ali Paşa: Hayatı, Eserleri, Edebî Kişiliği; Divanı; Tenkitli Metin Nigâr-nâme; Tenkitli Metin*, ed. Ali İrfan Aypay, Istanbul: n. p., 1998, pp. 94 - 96.

它也是一条把选民从普通人中区分开来的社会边界。这里再一次引用伊泽特·阿里帕夏的话：

要是他们目睹这样的精英聚会，就发现描述多么恰如其分 /（聚会时的灯光）多么像天堂各层的闪光的星星。<sup>①</sup>

和其他形式的精英聚会一样，灯光对巩固集体认同感和精英层的人际关系有积极作用。灯光吸引所有参加者的注意力，火焰代表着来临的灵魂之聚。在这个意义层面，灯光经常与爱人的原型有明显的类比性，所以精英聚会时有一个角色通常由俊美的男孩扮演，他们充任斟酒的服务生或舞者。

传统形象和模式化行为的这种场合，心爱的人会被频繁地概念化为：激发在场的人心中的爱情火花。夜晚再次成为公开表达情感和愿望的环境，而火焰则是共同经验的象征。尼迪姆说道：

他们欣赏着亲爱的人翩翩而舞 / 琴声阵阵，如泣如诉，萦绕不绝 / 艳唇红似火歌喉吐焰，灵魂如沸 / 花园传佳音：灯笼，灯笼！<sup>②</sup>

至此我已强调灯会的亲切自然和内向定位。但是，显然有一点炫耀：18世纪伊斯坦布尔漆黑的夜晚，上千只蜡烛和焰火形成的光（伴随着音乐）被附近社区的人们注意到，这对帝国权力产生了这样的想象：权力就在身边却又难以触及。<sup>③</sup> 描绘灯光的诗歌与伴随权力和权威的灯光景观联系起来，回应和扩大了这一效果。当然，这种联系也不新鲜，但规模却是前所未有的。使用夸张手法，这些诗歌使灯光的数量和令人炫目的效果显得突出。正如米尔扎-宰德·奈伊利（Mirza-Zade Ahmed Neyli）的诗句：

① Aypay, *Lâle Devri Şairi*, pp. 94 - 96.

② Nedim, *Nedim Divanı*, pp. 196 - 197.

③ Selim Karahasanoğlu, *Kadı Ve Günlüğü: Sadreddinzade Telhisi Mustafa Efendi Günlüğü (1711 - 1735) üstüne Bir İnceleme*, İstanbul: Türkiye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, 2013, pp. 106 - 109; and Mary Shay, *The Ottoman Empire from 1720 to 1734 as Revealed in Despatches of the Venetian Baili*, Urbana, Ill.: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, 1944, p. 20.

君主喜灯，本色使然 / 当代君主也想灯，理所当然 / 这不是灯会，  
是群星汇聚大地 /

来到众王之王的百花园里一睹群妍。<sup>①</sup>

在这里，灯光的数量直接与君权的本质相联系。世界各国的国王们、帝国的统治者成群结队来到灯会现场，或举办过众多灯会的贝希克塔斯的彻拉昂宫。甚至连明星都惊异于众王之王——苏丹美丽的花园而参与其中。将大量灯光与统治者的权力联系起来的一样的例子，是伊泽特·阿里帕夏为另一个灯会所写的歌词：

好一朵郁金香，给今夜的灯会带来温馨 / 为当代君主献上了火热的激情 / 她撒开一条斑斓的彩练，扮靓了灯笼 / 使今夜的辉煌，皇家灯会，更为通明 / ……

蜡烛熠熠，煦煦如昼 / 辉映着月色美容，牵动了谁的心？<sup>②</sup>

“将黑夜变成白天”的能力，把权力的信息传递给花园外的中下级官员或平民。灯光不仅仅是促成社会活动的透明体，灯光是整个聚会的主题。焦点不仅在于吸引客人注意的花园光影布置，还在于诗、歌曲和描绘这些聚会的文章。为了化解周围的黑暗，灯光的独特布局表达多层含义。在政治层面上，灯光与赞助人相一致，灯会歌颂君主权力和他的高级代理人。<sup>③</sup>在社会层面上，灯光代表着亲和力以及愉快的共同体验。在精神层面上，它被视为神赐予应得之人的礼物。

## 七 昏暗之中：平民的饮酒聚会

当富人在家里举办聚会时，常让他们的客人在此借宿<sup>④</sup>，非精英阶层的

① Quoted in Öztekin, *Divanlardan*, p. 355.

② Aypay, *Lâle Devri Şairi*, pp. 94 - 96.

③ See Koslofsky, *Evening's Empire*, pp. 91 - 127.

④ Mirzazade Mehmed Emin Salim, *Tezkire-i Salim*, Istanbul: İkdam Matbaası, 1897, p. 155; Abdülaziz Bey, *Osmanlı Âdet, Merasim Ve Tabirleri*, Vol. 1, Istanbul: Tarih Vakfı, 1995, p. 307.

人，他们的房子通常更狭小一些，主办聚会花销大，尤其照明的开支很大。因此，普通人宁可在外面约见并共同承担花销。<sup>①</sup> 此外，由于穆斯林国家禁止饮酒，人们通常到穆斯林社区之外去饮酒，例如去波斯普鲁斯沿岸的开阔地区。<sup>②</sup> 邻近社区有很强的支配权，饮酒需要远离邻近社区。白天受正统信仰和规定的约束较强，饮酒则选择在夜晚。大约 19 世纪中叶，英国官员查理·怀特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三年，说到在波斯普鲁斯岸边举办的聚会，他注意到黑夜与饮酒之间的关系。他写道：只要是白天，参加者“沉湎于抽烟，交谈，拨珠子，吃西瓜，喝咖啡或喝水。但当夜晚降临，他们的行为不会被别人看见时，饮酒就会开始”。<sup>③</sup>

然而，普通人之间饮酒聚会经常发生在各类酒吧和酒馆，这些场所分散在城市里的非穆斯林社区。<sup>④</sup> 尽管有时生意不景气，但 18 世纪晚期伊斯坦布尔却有几百家这样的酒馆，无论受不受欢迎都是夜生活扩大的基础。<sup>⑤</sup> 显然，非穆斯林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饮酒，他们的名声不会受损。据德·奥森记载，“下层人”如海员、士兵和苦修士，他们在夜晚饮酒同样不受限制。<sup>⑥</sup> 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，对社会压力不敏感。不过，更“可敬的”穆斯林们，如果想要保持名声，就需要以黑夜为安全罩了。<sup>⑦</sup>

米尔扎-宰德·艾敏·萨利姆（Mirza-Zade Mehmed Emin Salim）的传记辞典中关于 17 世纪晚期诗人德维什·法西赫（Dervish Fasih）的辞条记录了 18 世纪酒馆的夜生活。一天，法西赫坐船从费内尔（Fener）到加拉塔（Ga-

① Reşat Koçu, *Eski İstanbul'da Meyhaneler Ve Meyhane Köçekleri*, Vol. 2, İstanbul: Doğan Kitapçılık, 2002, p. 48.

② François Georgeon, "Ottomans and Drinkers; in *Outside In: On the Margins of the Middle East*," ed. Eugene Rogan, London, New York: I. B. Taurus, 2002, p. 11.

③ Charles White, *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or the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44*, Vol. 3, London: Henry Colburn, 1846, p. 101.

④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averns, see Koçu, *Eski İstanbul'da Meyhaneler*, pp. 15–17.

⑤ BOA, HAT 195/9720, 29. Z. 1204 (9. 9. 1790); BOA, HAT 206/10845, 29. Z. 1204 (9. 9. 1790); HAT 212/11497, 29. Z. 1204 (9. 9. 1790); BOA, HAT 211/11470, 29. Z. 1205 (29. 8. 1791). The most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Selim's measures is Başaran, *Remaking*. On occasional measures taken against taverns in Istanbul from the 16th through the 18th centuries, see D'Ohsson, *Tableau général*, 4: 56–62.

⑥ D'Ohsson, *Tableau général*, 4: 63. On nighttime consumption of opium and alcohol among "dervishes," see Tott, *Memoires*, pp. 141, 143–144.

⑦ Abdülaziz Bey, *Osmanlı âdet*, 2: 307; and James Redhouse, *A Turkish and English Lexicon*, Constantinople: A. H. Boyajian, 1890, p. 165.

lata) 参加他的朋友在该地一个酒馆中的聚会。似乎是下午很晚的时候, 其他人已形成了饮酒的“圈子”, 可能酒馆中有蜡烛或者是其他灯光。<sup>①</sup> 正如埃克雷姆·寇楚 (Ekrem Koçu) 所记, 他在伊斯坦布尔的酒馆中工作, 虽没有明确规定时间, 酒馆的老板欢迎顾客, 让他们就座, 在他们中间放置灯笼。他们的助手、负责点灯的侍者会点燃灯火, 同时说: “欢迎光临, 绅士们。”<sup>②</sup>

和精英聚会一样, 背景安排是象征主义还是自然布置, 真难以辨别。这里也是在圆圈中心有酒侍, 这些俊美的酒侍负责点燃饮酒者心中爱的火花。这些文学陈规实际上描绘期望和行为。例如, 我们知道酒馆主人为了吸引顾客, 确实想要雇佣长相俊美的男孩子做酒侍。<sup>③</sup> 这是法西赫和朋友经常去的加拉塔不起眼的酒馆中的情形。

在酒馆场所, 一支精美的、燃烧着的蜡烛点亮了管乐齐奏的聚会, 灯光明亮, 所有参加者……是扑向那个美丽女眷卧房蜡烛的飞蛾, 在场所有人因他迷人的俊美而惊奇、醉倒和疯狂。<sup>④</sup>

随着每一轮的杯, 萨利姆继续饮用, 酒侍让同伴忘记世间痛苦, 在每一杯酒杯中, 他带走他们的心灵和理性。

法西赫很快坠入爱河, 并开始用调皮话和诗句向男孩献殷勤, 不过, 当他认为自己得手时, 男孩说夜深了他必须离开。当晚剩下的时光法西赫都在饮酒和痛苦中度过, 想着酒侍会不会像他许诺的那样第二天会回来。白天法西赫在等, 黑夜降临他仍然在等。再也经受不住等待的折磨, 最终他去了酒侍男孩的家, 在门外的台阶上度过了后半夜。但是, 即使在那里他也得不到休息。和那个男孩的粉丝不愉快的冲突几乎要了法西赫的命, 后来他坐上一只小船穿过金角湾返回。<sup>⑤</sup>

这桩趣事表明, 尽管差异很大, 平民聚会和精英聚会也有一些相似性。

① Balikhane Nazırı Ali Rıza, *Eski Zamanlarda İstanbul Hayatı* (İstanbul: Kitabevi, 2001), 180.

② Koçu, *Eski İstanbul'da Meyhaneler*, p. 46.

③ Abdülaziz Bey, *Osmanlı âdeti*, 1: 309.

④ Salim, *Tezkire-i Salim*, p. 536.

⑤ Andrews and Kalpaklı have amply demonstrated, poetic traditions reflected but also scripted behaviors and modes of sociability in early modern Ottoman society. See Andrews and Kalpaklı, *The Age of Beloveds*.

城市里宫殿和其他地区之间，人来人往，不同风格的语言在交流，使得精英看重的界限变得松动，因而，维持和巩固这种界限显得更为重要。不像灯光的炫目场景，酒馆桌上的蜡烛是黑暗海洋中的孤岛。酒馆简陋，没有精英聚会的那种政治意义，这样的灯光下，也传达一种享受无拘无束的快乐和喜爱的共同体验，在无边黑暗中灯光更显得明亮。像飞蛾围绕着蜡烛，各种各样寻欢作乐的人背对着黑暗，脸朝着灯光，形成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围绕光源的圈子。

在1730年9月下旬，一名阿尔巴尼亚的加尼沙里军人帕特罗纳·哈利尔（Patrona Halil）领导了一次起义，致使达马德·伊卜拉欣倒台并被处死，穆罕默德一世（Mahmud I, 1730 - 1754）取代艾哈迈德三世（Ahmet III）成为新的苏丹。<sup>①</sup> 这次兵变显示了宫廷掌控的“公权力”的局限性。恰恰不是立威，而是当权者的奢侈在困难时期激起了平民的愤恨。编年史家阿博迪（Abdi）提及叛乱时明确记载，当穷人们在遭受暴行和压迫时，大维齐和大部分高官却沉浸于日夜笙歌的聚会和娱乐。<sup>②</sup> 就算阿博迪和其他编年史家是诽谤伊卜拉欣以迎合他们的新主子——苏丹穆罕默德一世，就算我们同意叛变是统治集团内的阴谋活动而不是民众的反抗<sup>③</sup>，但仍有意义的是，当时的史家和作家都批评前任苏丹统治时期的奢侈和铺张浪费。史家和作家们出于愤慨，把壮观的精英晚会作为显眼的靶子。

并不是王室的夜间娱乐，而是过度的奢侈激怒了民众。似乎兵变的领导者本人也不是勤政又节俭的人。据桑德维奇伯爵记载，政变后没几年他旅行至伊斯坦布尔，得知帕特罗纳·哈利尔经常在加拉塔的酒馆过夜，他会把他一天赚的钱喝个精光。<sup>④</sup> 编年史家戴斯塔里·萨利赫（Destari Salih）另一种方式的记载，引证哈利尔和他的同伴就是那些夜晚光顾酒馆。在戴斯塔里·萨利赫笔下，他们“是一群无耻的皮条客，出没于有犯罪和淫乱

① Zarinebaf, *Crime and Punishment*, pp. 54 - 69; Robert Wilson, "The Esnaf and the Patrona Halil, Rebellion of 1730: A Realignment in Ottoman Politics?" *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* 17, 1974, pp. 329 - 444.

② Abdi, *Abdi Tarihi: 1730 Patrona İhtilali Hakkında Bir Eser*, ed. Faik Reşit Unat, Ankara: Türk Tarih Kurumu, 1943, p. 26.

③ As argued in Karahasanoğlu, "A Tulip Age Legend."

④ John Montague, *A Voyage Performed by the Late Earl of Sandwich Round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Years 1738 and 1739*, London: T. Cadell Jun. & W. Davies, 1799, p. 233.



行为的浴室”。<sup>①</sup> 上述情况表明，公共浴室是人所周知的嫖娼地点，尤其是在晚上。由于坏名声、薪水低，就业机会有限的外来人，才在伊斯坦布尔的这些公众浴室中工作。<sup>②</sup> 戴斯塔里·萨利赫努力贬低叛乱，对公共浴室的工作人员没有好印象，强调这些人在夜晚活动，这些场所混乱、不安全、藏污纳垢。形成对比的是，苏丹权威和秩序如同太阳、清晨和光明。<sup>③</sup>

编年史叙事的这种比喻，传达了某些真实情况。在宫殿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开会决定如何平定叛乱，高级官员们对于外面黑暗中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当夜幕降临，白天集结在“肉食街”的群众开始解散，犹豫不决、易受攻击的领导者就单独留在那里。不过，宫廷显然不知道这里的状况，错过了在叛乱者第二天早晨重新集结之前采取行动的大好时机。<sup>④</sup> 在被迫让位之前，苏丹最终同意了叛乱者的要求，处死了大维齐和他的同僚。据戴斯塔里·萨利赫记载，在叛乱者得到大维齐、他的副手和海军部长的尸体后，摘掉了这些死者的眼睛，并插上蜡烛，说道：“如果还要举办聚会的话，就用这种方式举办。”<sup>⑤</sup> 我们无法判断这个事件的真实性，但戴斯塔里·萨利赫选择用这种叙述方式，一定有它的意义。毫无疑问，他认为他的读者会相信，叛乱者仅凭着对聚会的臆想而武装夺权，用他们自己的小聚会来庆祝他们对统治精英的胜利。尽管哈利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出身低微，但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对宫廷权力的深刻印象。他们轻易地跨越了他们和精英之间悬殊的等级围墙。哈利尔和他的支持者不仅可以迫使苏丹处死有权势的维齐尔，其后不久，他们又废黜了当政的苏丹，他们事实上统治首都将近一个月，一点看不出是出身下层。一群酒馆里的酒徒和澡堂子里的服务人员搅了花园聚会，关闭了那里的灯。<sup>⑥</sup>

① Destari Salih, *Destari Salih Tarihi: Patron Halil Ayaklanması Hakkında Bir Kaynak*, ed. Bekir Sıtkı Baykal, Ankara: Türk Tarih Kurumu Basımevi, 1962, p. 7.

② Ergin, “The Albanian Tellâk Connection.”

③ Salih, *Destari Salih Tarihi*, pp. 8, 12, 15, 19 ~ 20.

④ Abdi, *Abdi Tarihi*, pp. 30 - 32.

⑤ Salih, *Destari Salih Tarihi*, p. 19.

⑥ The *çırağan* tradition continued into Mahmud I's reign (1730 - 54), if not later, but according to D'Ohsson the splendor of Ibrahim's parties was never reached again. See D'Ohsson, *Tableau général*, 4: 249.

## 结 论

本文的研究表明，黑夜对于 18 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政治、社会和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性。研究可知，宫廷的权威取决于震慑力，但权威是不稳固的，如同灯笼里蜡烛的摇曳不定。灯光的聚集，彰显着世袭的权力，但它事实上也标示出这种统治模式的局限。

光的产生仅限于此地此刻，在灯火通明的厅堂和大花园之外，黑暗才占统治地位，成为逃离白昼控制的庇护所。夜晚为非法的社会活动，甚至不法行为提供了机会。

对于这一现状，19 世纪的改革者明显感到不安，他们试图加强夜间对街道的控制。凭借新的秩序观念和技术，他们着手把夜晚管制当作新事业。<sup>①</sup> 路灯是他们最有效的武器。新的灯具是工业化的、统一的、标准的实体，与 18 世纪的灯笼有很大的不同，新灯具不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。新灯具越来越发挥抽象功能，为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国家驱散黑暗和无序。黑暗和光明都被普遍认为是自然的、不变的实体，都处在社会和政治进程的转变过程中。

[责任编辑：申玉辉]

---

① Avner Wishnitzer, *Reading Clocks, Alla Turca: Time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*,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forthcoming; Murray Melbin, *Night as Frontier: Colonizing the World after Dark*, New York: Free Press, 1987; and Koslofsky, *Evening's Empire*, p. 158, which uses the term to mean “the exercise of power and authority, or both, over the people already there.”